

# 技术革命会砸了作者的饭碗吗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前两天,身在北京的笔者去参加了一个互联网时代媒体转型的沙龙,转型的经验没学到多少,倒是发现不少写作者都在忙活着转行。的确,在互联网时代,“笔杆子饭”到底还能不能再吃下去,这确实成了个问题——你辛苦构思,酝酿写出来的文章被某个网络小编轻敲几下键盘就“秒盗”了,不仅不给你署名,稿费更无从谈起,身为写作者的你尊严何在?饭碗又何在?所谓当局者迷,虽然不少媒体人写了很多文章给自己“算命”,但恐怕很少有人能谈清楚。不过,我们却可以在人类历史上找到一个相似的历史节点,给写作者的未来自算一卦,这个节点,就是版权法的诞生。

1710年4月14日,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妮法令》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套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话说,这一天应当被称为“所有作家的生日”,因为正是从这一

天起,作品版权这个概念才真正在法理上获得了承认,吃“笔杆子饭”正式成为可能了。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写作者作为一门职业其实是不存在的。在16世纪以前的岁月里,写文章不仅不是一项挣钱的职业,反而是一种有钱有闲阶级才能玩得起的奢侈活动。无论是西方的但丁,还是东方的吴承恩,可都从来没有想过靠自己的文字获得什么实际收益。在中国明代士大夫的心目中,“刻它一部稿”与“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讨它一个小”赫然并列为人生的四大理想,可见当时让自己的作品出版是多么奢侈的行为。

“写作是种奢侈活动”,人们的这种认知,其实是由当时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当时出书要么使用雕版刻字,要么干脆手抄,这使得书籍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其本身的价格变得十分昂贵。因此古人们只习惯于把“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写在书中,写成书的不是圣经、四书五经,就是金刚经。一个作者如果能活着见到自

己的文章变成书籍出版,就已经十分惊喜了。受宠若惊之余,怎会想起要钱这等俗事呢?

这种情况真正发生改变,是15世纪西方人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在活字印刷这一点上,西方先天占了一个便宜——与繁杂的汉字不同,拉丁字母一共就二十几个,这使得活字印刷在欧洲发展变得极为容易。在15世纪到17世纪这两百年内,欧洲出版物的价格下降了70多倍,从奢侈品的神坛上一下子跌落下来。然而,书价的迅速跌落给出版商带来了一个困扰——他们必须比前辈同行印更多的书,才能挣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但如前所述,中世纪能被写成书的东西一共就那么几本,在把圣经卖给了每一户家庭之后,出版商不得不“主动出击”,花钱雇一些人来写东西供其出版。

以今天的眼光再看当年的第一批写手,你会觉得他们真的过得好惨。因为在那个年代,社会上非但没有现代版权意识,大多数人思想甚至还停留在“出你书是抬举你”的中世纪理念中,写手们

过得那叫一个憋屈,得到的薪酬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比如英国大诗人弥尔顿,晚年因为受到迫害不得不靠写作为生,在出版商的“督促”下写出了著名的《失乐园》。这篇作品虽然脍炙人口,名列欧洲三大长诗之一,但弥尔顿本人只从中获得了十个英镑(大部分还是在他死后才支付的),作品印刷出版后的巨额收益,都被出版商,尤其是盗版书商瓜分了。作为生前极力倡导出版自由的一代思想家,弥尔顿最终死在出版的过度“自由”上,不知算不算死不瞑目。

然而,活字印刷术所带来的革命终究是一场“尊崇知识”的革命,这决定了盗版所带来的乱象只能是这场浩浩荡荡中的一个插曲。在经历前期的混乱之后,出版行业迅速走向规范。首先各国出版行业工会内部以行规的方式禁绝盗版,规定盗版其他出版商书籍者将被逐出行会,从此吃不上这碗饭了。而后,版权意识在这种行业内部规范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人们意识到写作是一种产生价值的劳动,付给写作者的薪酬

越来越高,而这种付出又反过来促使出版商们更努力地打击盗版、维护其买来的版权。最终,当整个社会普遍培养起了版权意识时,版权法顺理成章地出台了。写作者终于靠“笔杆子”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活字印刷术的出现的确给写作者们带来了盗版的困扰,但反过来思考,如果没有活字印刷,写作作为一种职业压根就不可能出现。正是活字印刷甚至盗版问题,催生出了版权意识以及对写作者的尊重。总结起来看,这场信息革命到底是侵害了写作者的利益呢,还是帮了写作者大忙?信息革命的本质是将载体的价格一再压低,而只有当载体的价格愈发廉价甚至免费时,信息本身的价值才会得到重视与尊崇。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革命的活字印刷术是如此,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想必也亦然。也许,写作者这个行当并非正在消亡,我们只是无法想象未来写作者们那种比我们更好的生存方式,正如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写作者们无法想象后世同行能靠版税为生一样。

# 在日本,教师自杀是“工伤”

## 工作忙,压力大,教师成“自杀高风险职业”

是“心理脆弱”  
还是因公殉职?

2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首席法官吉田彻裁定,2006年东京市一名小学女教师自杀是由于工作压力导致的抑郁,而学校几乎没给她任何支持。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这位教师自杀时年仅25岁。2006年4月,她被录用成为二年级的班主任。刚入职时,一位资深教师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新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开除,别想着请病假、缺勤,这就是在偷懒。”有了前辈的“教诲”,她工作十分认真,小心翼翼。

即便如此,这位年轻教师还是招来了家长的不满。当年5月,她联系学生家长并告知其孩子偷窃,学生的父母对她大吼大叫,还要求她给出孩子偷东西的有力证据。当年6月,部分学生的鞋和运动服被故意藏起来,她处理此事力不从心,还得同时参加每周10个小时的新教师培训计划并撰写报告。第三个月,她患上了抑郁症,申请休假。

9月,这位教师重返工作岗位,但事情并没有变得顺利起来。一名家长在得知课堂小测试是学生互相打分后,认为这占用了自己孩子的时间,要求老师打分。由于没有给家长满意的答复,家长闹到了学校。校长为了平息事端,要求她在全校谢罪。还有家长打来电话,声称她的班上有欺凌行为。因此,校长建议她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

长期的抑郁让她走上了绝路。当年10月,这个25岁的女孩试图自杀,两个月后去世。在自杀未遂前一周,她曾发短信给母亲:“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成为过一名教师。”

这位教师离世后,其父母请求当地政府公务员灾害补偿基金会,将女儿的死视为职业事故并进行赔偿,遭到拒绝。该组织认为她并非因公殉职,而是“心理脆弱”。这对父母随后起诉了该组织。

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死者承担了对新教师来说过于沉重的负担,且没有从上级那里得到坚定的支持,反而被批评指责。尽管每天加班两到三个小时,她仍然无法完成工作,不得不带回家。总之,法官承认她“因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



在日本一所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一名男教师正在上课。(资料片)

2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裁定,2006年10月某公立小学一位女老师属于“因公自杀”,即被认定为“工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日本民众对“教师是自杀高风险职业”的热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自有统计以来,日本每年都有超过100名老师轻生,2010年甚至达到了163人。

每晚只睡6小时  
每周加班19小时

这并非日本教师自杀首次被认定为“工伤”。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14年11月,石川县法院认定2011年6月一名22岁的女教师跳楼自杀是因为一个月被迫额外工作82小时,并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另据日本一家网站报道,2012年7月,东京最高法院判定于2004年自杀的静冈县盘田市24岁女教师木村百合子的死与工作有关。裁定公布后,百合子的父亲木村建二表示:“我非常希望女儿的死能帮助改善许多教师面临的恶劣工作环境。”但迄今为止,这对大多数日本教师而言仍是奢望。



日本教师在课后还要参加培训、教学讨论等。(资料片)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1年,因心理障碍离职的科学、体育、文化教师从1017人增加到2503人,翻了不止一番,占因病离职总人数的比例也从27%增加到了48%。2014学年,日本有5045名公立学校教师因精神疾病请病假。

教师心理疾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时长、工作压力大。日本上课时间各地不同,但老师都要比学生早到学校,而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学生在校期间,他们忙得脚不沾地,甚至没时间喝水。写论文、教学讨论、规划会议集中在放学后的时间,准备讲义则不得不安排在家里完成。日本教师每个月加班超过100小时,工作30天可谓司空见惯。

日本教师工会的调查显示,教师平均每周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在校加班10小时,在家加班9小时;教师平均睡眠时间只有6小时11分钟,40%不足6小时;74.4%的教师无法正常休假,80%对工作感到“焦虑、痛苦或压力大”,58%担心自己过劳死。

由于缺乏睡眠,教师在楼梯上滑倒摔至骨折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代课教师短缺使他们无法请假。鉴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教师在退休年龄前就达到身体和心理极限,几乎每天都有教师在教室或学校洗手间崩溃。

教学质量上去了  
教师健康垮掉了?

日本大分协和病院的医生奈友仙治(音译)表示,这些教师患有慢性疲劳,他们在不停歇的工作中陷入了麻木的状态,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疲惫。因此,教师接受治疗的周期比普通患者更长,症状严重者需住院治疗,在药物作用下每天睡眠15个小时,持续一个月时间。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的疲劳积累有多深。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教师自杀在日本并非个例。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共有103名教师自杀。自有统计以来,每年该国都有超过100名老师选择轻生,2010年甚至达到了163人。

“聚焦日本”网站称,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战后日本的主要成就之一,但许多优秀教师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患上精神疾病,不得不提前退休甚至自杀。这可能危及日本教育的未来。

《联合早报》表示,种种原因让教师们走上了绝路,也让教师成为了日本的“自杀高风险行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家长、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此次教师自杀的“工伤认定”,只是直面问题的第一步。据《青年参考》